

秦淮河夜行

□杨树弘

春夜的秦淮河，照例是热闹的。熙熙攘攘，游人穿梭不息。

天色渐暗，河两岸的灯笼却亮得刺眼。灯笼下攒动着无数头颅，黑压压的一片，远远望去，竟如蝼蚁般蠕动。

而春的闹热，大抵在商贩的叫卖声里一一彰显。

“糖芋苗——热乎的糖芋苗——”

“状元豆——吃了中状元——”

叫卖声此起彼伏，一个瘦长的影子突然横在我们面前，是个卖绒花的。

“先生买枝花吧。”他朝霄云谄笑着，眼睛却机灵地瞟向他的董秘仲密。

仲密摆摆手，催我们快步走开。“这些人最会缠人。”她低声道，你若不买，他能跟你半条街。

河边石栏旁，多是青年男女，倚着栏杆作赏月状。月亮其实被云遮了大半，只剩个模糊的轮廓，但他们却仰着头，仿佛真看见了什么稀罕物事。

一条画舫慢行靠了岸，船头立着几个穿连衣裙青春跃动的女子，C位姑娘则穿一条彰显身材的牛仔裤，正唱着时下流行的SING女团曲目《桃花运》。

那歌声的确青春，岸上的人听了，都拍手叫好。

“要坐船吗？”一个船娘凑过来，“咱们船上有唱曲的，有说书的，还有上好的西湖龙井，澜沧江普洱……”

画舫内比想象中宽敞，摆着七八张方桌，已坐了大半。我们被引到靠窗的一处，桌上摆着瓜子、蜜饯，还有一壶茶。茶是温的，喝起来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但价钱比岸上贵了三倍不止。

船缓缓离岸，河面上的灯光被搅碎，又重组，映在舱壁上，像无数游动的蛇。

说书的是个精瘦的评书老艺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咳嗽了几声，便开讲，讲的是“李香君血溅桃花扇”。

“……那侯公子负心薄幸，李香君悲愤交加，取过桃花扇……”

老者声音沙哑，却意外地有穿透力。

舱内渐渐安静下来，我注意到角落里，坐着个戴圆眼镜的中年人，正埋头在手提电脑上记着什么，时而抬头望望说书人，时而又低头敲击键盘。

故事讲到香君撞柱而死时，船忽然一震，原来是靠了另一处码头。

几个新客人上来，带着酒气和喧哗，瞬间打破了方才的气氛。

说书人默默地住了口，退到一旁，接过船娘递来的一杯冷茶。

新来的客人中，有个肥头大耳的，一上船就高声嚷着要听“荤段子”。船主陪着笑，那是哪个时候的事情啰，我们这里，只讲正经故事。

那胖子便拍桌子，道：“……老子花钱，就是图个开心！”

舱内一阵骚动，有人皱眉，有人窃笑。

那戴圆眼镜的站起来，走到胖子跟前，低声说了几句。奇怪的是，胖子竟收敛了气焰，悻悻地坐下。

“那人是谁？”我问邻座一个商人模样的人。

“柳记者啊。”商人压低声音，“南京城有名的笔杆子，媒体跑社会新闻的，写的文章，厉害得很。”

我多看了那柳记者几眼，见他回到座位，继续敲击键盘，神色平静，仿佛刚才什么也没发生。

船又行了一段，岸上的喧嚣渐渐远了。

仲密出去看夜景，我和霄云坐着，忽见柳记者朝我们走来。

“请问先生，您是第一次来秦淮河？”他问我，声音温和。

我摇头，说，来过，已隔多年。

柳记者点点头，在我对面坐下。“这河变了，又没变。”他望着窗外，“水还是那水，人却换了一茬又一茬。时代，就是这样更替……”

我不知如何接话，只默默喝茶。

柳记者也不在意，自顾自地说起来。

“二十年前，我初到南京，也是这样一个春夜，也是这条船，简陋些。”他推了推眼镜，“那时，说书人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听众



却有人哭，有人叹，还有人当场赋诗……”

他朝舱内扫了一眼，那胖子正打着鼾，梦口水流了一桌子。

我问他是否常来秦淮河。

“常来。”他说，“来这里找故事。媒体需要这些——街巷邻里、婆婆妈妈。读者爱看。”他顿了顿，“但与旧时不同，秦淮河真正的故事，往往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

柳先生告诉我，他最近在写一篇关于秦淮河新船娘的文章。“你知道，过去的船娘，大多寿命不长的原因吗？”他忽然问，“常年在水上，湿气入骨，加上熬夜……”

他说这话时声音很轻，却让我心头一震。正欲追问，仲密回来了，带着淡淡的酒气和兴奋。

“外面可热闹了！”她嚷嚷道，“有放河灯的，还有街舞、唱hip-hop的……”

柳记者见状，礼貌地告辞，回到他的角落继续写东西。我望着他的背影，仿佛回到旧时，恍惚觉得，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满船山欢水笑的人中，或许有他这样的人，是清醒的。

船靠岸时，已近子夜。游人散去大半，河边的灯笼和霓虹灯也暗了许多。

柳记者匆匆告别，消失在一条小巷中。

仲密兴致仍高，提议我和霄云去尝尝著名的秦淮小吃。我推说有点感冒，坚持要回酒店。

归途上，仲密喋喋不休地讲着今晚的见闻，我则心不在焉。

路过一处暗巷时，忽闻女子的啜泣声。望去，见一个衣衫单薄的少女蹲在墙角，面前摆着个破碗，碗里零星有几枚

铜钱。

铜钱？我好生奇怪。

“可怜见的，”仲密叹道，却快步走了过去，“这种人不劳而获，帮不过来的。”

“停！”一个戴鸭舌帽的叫道。

原来，人家在拍微电影。

走远后，我回头望去，见她仍蹲在那里，像一尊被遗忘的雕像。导演喊“Action！”忽然想起柳先生的话：“旧时的秦淮河，真正的故事，往往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

到了入住的酒店，霄云笑问我，今晚玩得如何。

我说：“秦淮河的春夜，热闹。”

明日，太阳升起时，秦淮河两岸的店铺照例会开门迎客，灯笼照例会亮起，游人照例会来开心玩耍。

横竖，春夜的秦淮河，永远不缺故事。

（作者系二级研究员、编审、高级经济师，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紫藤花下人家

□邓伟琼

同事们惊叹这万花齐开缤纷的紫——再现白居易“藤花无次第，万朵一时开”的真实场景，我们在花幕下钻进钻出，深紫浅紫透明的紫，看不够拍不够惊叹不够，只顾着眼前的花，一不小心踩在了一个肉墩上，吓我一跳，脚也一松，脚底下扑棱扑棱飞出了一只鸡，原来它们也躲在花帘下忙活呢！怪不得刚才篱笆里是空的，再一细看，还有七八只鸡正散落在紫藤树下，不停地啄食。

我们的说话声引出了院子的主人，四十岁左右，身高不足一米四，一件土色T恤衫紧紧地裹在身上，右肩略高于左肩，典型的向心性肥胖，俗称的游泳圈清晰可见，甚至有向左耷拉下来的趋势，他热情地招呼着我们，我们连声夸赞着他漂亮的院子，他也如数家珍地给我们介绍院子旁边的这些植物，除开这一身新嫁娘装的紫藤，还有刚刚冒出紫嘴儿的鸢尾，绿汪汪的薄荷，嫩紫叶的紫苏，开得正艳的黄亮亮的毛茛，紧紧卷卷的桔梗，粉的白的娇得很，才从土里钻出头不久的朱顶红……我们啧啧有声，谁不想拥有这样一个满庭花开、鸡鸭成群的院子呢？

院子的主人是隶属我们医院的一个村医，家里有一个寡母，16岁时因为一场疾病而导致他的左腿短了一点，左肩低了一点，走起路来有点左倾，显得有些趔趄。也因为这场疾病，让他发奋学医，但又因为家境有限，只能在家里自学，后来通过考试成为了一名村医。在看病过程中发现很多农村家庭都只有老人在家，有了头疼脑热咳嗽的病，出门都很困难，他索性又学会了骑摩托车，背着药箱骑着摩托，风里来雨里去，走东家串西家为村民们治病疗伤。

这时，他70多岁的母亲也坐拢来笑眯眯地说：“你多吃几个我家鸡生的鸡蛋，补！我那二三十只鸡是劳模，天天吃足油油的草籽、漂亮的落花、挑挑拣拣啄够土坷垃里的蚯蚓虫子……”看她说着鸡们一脸宠溺，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笑这些成精的鸡活得比人还舒坦。她家的鸡蛋也从不愁销路，常常还在鸡肚子里就被我们的同事预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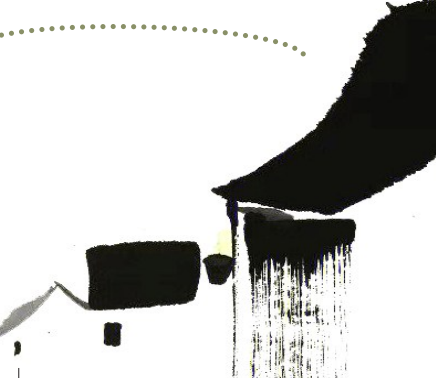
随后我又向他讨教起前段时间在他院儿旁边看见的郁金香，花谢后的种球他是怎么保存的？他说将种球轻轻挖出，给外面的泥巴打理干净，放在阴凉通风处三五天，然后用多菌灵泡上半个小时，取出再晾干，用报纸一个一个包住，八月份的时候放进冰箱一个月，九月份取出来埋进土里，等着明年春天发芽。

对他的话我是深信不疑的，爱学习的他简直是学什么像什么，有时走村串户回来累了，自己炒几个小菜，就一壶酒，在花香中喝上几盅，他说这是最惬意的，问他从哪儿学会的做菜，他笑说：网上呗，只要爱学，只要想学，什么都能学！

今年的紫藤又开了，如果说拙政园的文藤是文脉的传承，是一个艺术家知行合一的最高境界；那么面对公园长廊里的紫藤，我也许会想起李白的“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密叶隐歌鸟，香风留美人。”而在这乡村小院的紫藤，我却看到了一种兴冲冲的生活奔头，安心的、踏实的、富足的生活！

落霞余晖中，这一院落的花种在院里，开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第三届唐刚诗歌奖评选揭晓 6部诗集获优秀诗集奖

2025年4月15日，第三届唐刚诗歌奖评选揭晓。共评选出中国台湾女诗人古月（胡玉衡）等6部诗集获优秀诗集奖，1部诗集获“奉节本土诗人奖”，同时授予1人终身荣誉奖。

唐刚诗歌奖是重庆奉节本土诗人唐刚于2016年用20万元稿费设立的永久性文化公益事业基金，每三年奖励一次在现代新诗创作中取得重大成果的中外现代汉语诗人出版的优秀诗集。

该奖项分别于2019年5月和2023年5月，在“中华诗城”奉节，成功召开了首届和第二届获奖诗人颁奖会，两届共有包括《星星》诗刊主编、著名诗人龚学敏，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诗人盘沙彬等全国各地诗人、作家、诗歌爱好者200余人参加。

唐刚诗歌奖从一开始，就备受海内外诗歌界高度关注。受到《重庆晨报》《重庆晚报》《重庆政协报》《台湾好报》以及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网、重庆作家网等海内外近百家新闻媒体报道。连续三届唐刚诗歌奖，参赛诗集共达524部，共有24位中国优秀现代诗人获此殊荣。

文/星河